

編者的話

時間過得真快，四十三年元旦又來到人寰！邵子有言曰：「一日之計在於晨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一生之計在於勤。」今值一元復始，本刊祝福諸位校友在反共抗俄的工作崗位上，立德，立言，立功！以完成復國的大業。

本刊每月二十五日截稿，多承諸位校友對於本刊的愛護，稿件源源如期惠來，使本刊內容方面日見充實，這種「苟日新，又日新，日日新」的現象，非常值得我們慶幸與欣慰；本期因為元旦休假三天的關係，差一點要延期出刊，謝謝新生報副社長趙君豪校友，特別關照新生印刷廠加工趕排，得使本刊能够如期和諸位校友見面，深表感激！

本期封面——「行樂須及春」

係攝影名家郎靜山先生高足許俊校友的作品，圖中那位天真活潑的模特兒，是許校友的公子。

許莫陳小弟弟，他手中所持賀年片上「恭賀新禧」四字，則是王瑞校友的墨寶。當然，這個封面並不是許校友最得意的傑作，不過也費了他不少匠心。

「四十三年新歲獻辭」，「優良管理人才的必要條件」，「敬業樂羣」，「漢學話舊」等四篇佳作，寓意遣辭，至為謹嚴，尤對母校同學會暨本刊之期望甚為殷切，其所樹之卓見，各有千秋。

「交大掌故」及「更不知何處是師壇」兩文，均談唐校長文治及唐老師慶詒之往事，敘事明晰行文流俐，令人有「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」之感。

「鐵路行車改制後之我見」一文，係南部萬琮校友的大作，言之鑿鑿，陳辭慷慨；惟該文已見諸南部新生報及交通研究月刊，承萬校友熱心愛護本刊，鄭重將該稿寄來，母任歡迎；編者斗膽，將該文題目大肆更動後予以轉載，幸蒙萬校友俯允。此文褒貶鐵路，似乎稍有吹求之處，此正萬校友「愛深責嚴」之意，母校校友服務於鐵路者，為數至多，讀此文後，盼請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

「紅鼻費」係尹仲容校友的傑作，別開生面，讀後包君噴飯；「港市一元化運動」，「小玩意」，「母校之戀」諸篇，亦極饒風趣。

「我與大老馮」，「球場生活回憶」兩篇，前者輕鬆生動，後者樸實無華，均值得一讀。

「交大女球將」一文，是母校女同學李文富校友所撰，她不給編者失望，總算償臉。李校友非常謙虛，再三叮囑編者：「如果稿件够了的時候，千萬別把拙作刊出……」。細讀此文，得悉李同學已經作了孩子的媽媽，如此叮囑，又扭捏得好像一位荳蔻年華的小姑娘，羞人答答地，煞是天真可愛。

「求救大姐」一文，悲聲切切，令人一掬同情之淚。可是，這篇文章和「友訊」欄內「李起濤紅鸞星高照」的消息，恰呈一強烈之對照，不知李校友讀後作何感想？本刊爲了避免單調，枯燥，和呆板起見，對於這種感情流露的文字，仍極表歡迎。

最後，恭祝諸位校友
新年快樂！
編者